

■新作聚焦

林那北散文集《宣传队 运动队》：
另一种旋律

□刘 宾

我相信,《宣传队 运动队》的第一句话就会让许多人感到错愕:“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百度似乎无所不知,它的搜索引擎可以抵达知识之网的任何一个偏远角落。然而,“宣传队”的阐释却是令人瞪目的空白。退回到40年前,谁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广袤的大地之上,无数宣传队四处穿梭,他们载歌载舞的表演点亮了许多冷清而无聊的夜晚。时间是最好的魔术师,历史的幕布一开一阖间,一个众所周知的词汇转瞬成为了考古的对象。

这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历史的尴尬。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子贫瘠、动荡、惊恐不安,突然,一支盛装的小分队步履欢快地奔上舞台,涂脂抹粉,吹拉弹唱,《洗衣歌》《我编斗笠送红军》《逛新城》……宣传队的锣鼓声犹在耳,运动队又蹦蹦跳跳地入场。果园竹篱背后的河流,体操房里的棕垫与吊环,操场上篮球与排球,当然还有黄土筑就的堤坝与那支小口径步枪,兴高采烈似乎空气般笼罩了所有日子。

其实苦难近在咫尺。父亲戴上又高又尖的纸帽子游街与批斗,一次又一次的收审与关押,不明所以的政治罪名,还有饥饿、沮丧、背离家乡、独自被锁在暗夜的小屋、游荡在乡村青石板路上吓人的鬼魂。尽管如此,蓬勃的生命并未停止成长,棱角坚硬的岩层缝隙仍然有欢快的清泉汩汩流过。只要无边的压抑稍稍松懈,激情和青春的躯体就会及时抬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制造快乐。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大运动折断了无数人的梦想。在黑暗降临之际,一些人断然选择自绝,悲愤地发出尖锐的抗议之后永久地离去。然而,制造快乐似乎也隐藏了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当压抑的预设效应是无声无息,是战战兢兢时,快乐带来了意外的解构。如果这一代人的快乐基因彻底阉割,那么,未来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

这样,林那北的《宣传队 运动队》逐渐显出了特殊的张力:个人记忆收藏的各种快乐细节和身后庞大严峻的历史。历史的公认形象通常由历史学家商定,个人记忆往往轻盈地拐入文学的家庭。《宣传队 运动队》是一本回忆组成的散文,摇曳多姿,回旋缭绕,联想衔接感慨,记叙伴随调侃,一个个家庭成员次第露面:高挑而尖利的奶奶,忙碌而时髦的父亲,母亲喜爱热闹,弟弟倔强不羁,还有舅公和姐姐。书中从未出现温馨的家庭场面,诸如餐桌上的温情的絮语或者客厅里海阔天空的闲聊。这个家庭显然聚少散多,每个人无不行色匆匆,内心颠簸。呼啸的政治运动才是那时历史围绕的真正轴心,风暴时刻徘徊在简陋的宿舍之外,口号

起起落落,批判接踵而至,所有的人都明白,这种神秘的力量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彻底撕裂家庭的平静。所以,《宣传队 运动队》之中,令人不安的社会背景成为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的镶边。没有人始终从容悠哉,心安理得,也没有真正的开怀放纵,任何奔跑与嬉闹都包含着隐隐的忐忑。

尽管如此,快乐仍然是《宣传队 运动队》的主旋律。没有底荫之所,没有未来的许诺,快乐来自成长之中的生命本身:“时代的痛触及每一个生命,但对于成长中的人而言,总以为有无限的未来可期,浑身每一根筋骨都盎然如春天里的水草,哪怕黑暗的缝隙里仅透出一丝光亮,也仍然昂首迎风尽情摇曳。”林那北的记忆之中,那时的生命甚至“连叹息都有一股阳光的味道”。这些陈述有意无意地借助自然意象作为比拟,大自然的蓬勃旺盛显然是林那北的向往。她的记忆之中,公社大院或者校园种满了扶桑、杨柳、夹竹桃、白玉兰、油杉枝干笔直,果园里的柑桔和柚子酸甜诱人。相形之下,当年另一些重要的历史景象仅仅一闪而过,甚至溜得无影无踪——无数的会议,无数似曾相识的口号,无数政治概念掩护之下的勾心斗角。这种“选择性记忆”的背面或许隐藏了某种无意识的企图:与其投身于诡异莫测的阶级斗争,不如像一棵树那般自由自在地生长。

“宣传队”和“运动队”两个名称显明,表演艺术与体育运动是当年文化氛围之中两个相对自由的区域。如果说,阶级斗争的纲领始终威严地凌驾于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之上,那么,艺术与体育可能部分逃离严厉的政治管控。大幅度依赖严格的躯体技能训练,种种政治口号鞭长莫及;或者说,由于政治口号的某种失效,个人因素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空间。风格、想象力、荣誉与成就感,个人奋斗的刻苦程度以及才能与天分,只有艺术与体育可以如数接纳,并且成效显著。当然,林那北仅仅偶然地卷入,如同一条小鱼闯入一片平稳的水域,没有处心积虑的目标设计,也没有留下成熟的舞台形象或者不同凡响的运动成绩记录。她的收获是无形的:呼吸到相对自由的空气,短暂地找到一个存放明亮性格的所在。

这肯定是一种幸运。然而,代价呢?当生活的门槛转换为一份高考试卷时,代价突如其来地显现。宣传队也罢,运动队也罢,“一夜之间潮退了,一个个都被晾在沙滩上,大气难喘”。学历证书以及体面的职业仅仅只是表面的损失,对于这一代人来说,真正的打击是无知、无能,以及狭小的视野和贫乏的内心。不论社会学愿意提交何种解释,林那北只能以文学的方式与这个严酷的问题相持,这令《宣传队 运动队》之中“父亲”的形象格外耐人寻味。

在林那北笔下,父亲是个精力充沛、激情四溢的人,他的日常形象多半是昂首挺胸,声若洪钟,披一件发黄的军大衣步履匆匆地下乡,或者坐在会场的话筒面前雄辩滔滔,仕途的屡屡挫折都无法磨损他的慷慨激昂:“生活的汁液在他体内那么饱满横流,仿佛是株枝丫发达的大树,每个叶片都抖擻着汹涌的生命力。”尽管如此,《宣传队 运动队》并没有流露多少女儿对于父亲的通常崇拜,相反,我们却不时读到林那北对于父亲小小的反讽、调侃乃至某种不屑——当父亲追逐每一个电视频道的政治新闻时,当父亲详尽地打听那些官员的行踪时,尤其是当父亲建议她投身官场追求一官半职时。激情的背后一无所有,这或许是林那北对于父亲这一生的无奈慨叹?

父亲逝世之后,林那北曾经为自己的生硬而内疚。在我看来,这种内疚将涉及一个隐蔽的悖论:怎么估价进入历史岔道的激情?若干时间之后,历史会以大度地修正目标与航线,弃旧图新,慷慨地划出另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一代人怎么可能挽回为之消耗的热血和生命?迄今为止,文学已经屡屡触及这个悖论制造的隐痛:例如知识青年或者红卫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毫不吝惜地点燃了自己的青春,多年以后才明白,召唤他们的理想是一个错误的幻想。为了抗拒幻灭的痛苦,许多人试图将他们的炽烈激情从历史岔道中单独地解救出来。这一代人的通常辩解是:年轻时我们的确做了不少蠢事,然而,当时的真诚与奉献精神无可否认。对于历史叙述和社会学说来,这种辩解无足轻重。巨大的损失决不会因为各种托辞而有所稍减。事实上,只有文学——例如著名的“知青文学”——听到了这种辩解,并且久久为之伤神。

或许父亲并未意识到这个悖论,他后半辈子从未想过激情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林那北的内疚必须负担更多的思想含量,她有责任设想和回应父亲的辩解。这时,回忆才能从私语转入文学,转入另一种充满了聆听、反思、自省与分析批判的空间。

文学空间的一个特殊标记即是接纳各种回忆,它没有兴趣把回忆加工为严谨的历史,而是力图使回忆显出深度,还原细节,并且完整地保存个人的独特气息。大多数回忆犹如深夜的喃喃独白,没有多少人听到,但是,文学从未谋求加入喧哗的时尚。现今,“超女”或者“好声音”是众口铄金的故事,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是众望所归的英雄,还有多少人想得到当年遍地野草般的“宣传队”和“运动队”?这些人即将老去,很快会彻底隐没于历史的尘埃里。林那北的文字将他们从遥远的时光深处追回来,重新感慨、唏嘘和良久的沉思。一种久违的旋律开始浮现。

■评论

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的故事”?

□殷 实

你自己把自己从世界里开除了”。这些诗句所包含的信息是极为明确的:孤独降临了,与之伴随的是如同暗夜般的存在感。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具有特别历史意味和社会意味的词:开除。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认同、总是寻求归属感的人,才会因为被“开除”而感到幻灭和痛苦。这就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打在个人心灵上的印记。

这个被开除的人去了哪里?他去了自由世界,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天堂,一个有点怪诞的避难地。在那里,也就是温哥华的一个华人社区,他发现,可以在菜市场遇见中国“裸官”和富商的无聊太太,甚至是携资外逃的罪犯。二个曾经的中国军官、一个誓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劳苦大众的热血战士,一个在自己的诗歌中写出了“在此,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功勋建立荣誉的机会”的诗人,而今却为了把自己儿子打造得和自己曾经的敌人一模一样而奋不顾身:“我们举全家之力,我们投巨额资产,我们竭尽全力,哭着喊着跨过去太平洋,就把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对手了”,“我要让我的儿子把英语学的比美国佬还美国佬……我要让我的儿子与我们背道而驰,把我们的理想当粪土。”一个渴望自由的人,一个终于陷入了无限自由中的人,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式的囚徒,他的孤独和痛苦并没有因为监狱条件的改善而有所减轻。在这里,李晓桦初步完成了他诗性的、悖论式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逼近了终极追问,尽管注定无解。

这种旅居他极度的孤寂所催化的作品,到底是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故事”?一直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构成了

中国/世界、中国故事/人类故事之两端,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文明的定义者所认同的符号体系、价值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很难套用。在这个意义上,霸权话语中的中国故事,要么是一种二手的东西,一种模仿“第一世界”语法修辞的硬腔调;要么等同于某种稀奇古怪的都落传闻。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这部小说所讲述的只能是中国人的故事,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更准确的书名可能是“中国病人”。这部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西方人,对叙述者而言,他每天面对的是一些言语不通、无从对话的他者,他熟悉并且了解的只是一些客居在那里的同乡。那个北美国家的文明要素、人性事实、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没有得到特别的展示——诗人的感觉似乎钝化了。

当某个时刻,故事的讲述者如同奈保尔和库切一样,绝望地看到新移民的快速自我奴化及东方根性,看到西方人通过各种快餐先改变自己后代的胃口,继而改变他们的心灵时,这个故事差一点就能够得上是“人类的故事”了,然而终究还是没有:作品中没有出现价值观的差异与碰撞,没有出现语言的矛盾或交汇,也没有出现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最重要的是,文本中没有“任何在中国故事和所谓‘人类故事’之间进行整合的意图。我们无法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生命图景、世界图像。对中国读者而言,作品中的西方社会只是回流到大陆的一些飘零经验,这也是大部分居住在西方的华语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作品似乎总也无法触碰到西方世界的本质内容,只有在第三代华裔作家谭美恩的某些作品中,我们才能体会到类似美国黑人文学、移民文学的味道,可惜已经和今

日中国全然无关了。

《世纪病人》描述的是一种个体的失败经验:一个人从生命理想的最高处不停地下降、掉落,军旅生涯和诗歌荣誉都未曾将他彻底拯救,因为他被迫卷入的历史本身,并不包含一种救赎的逻辑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铲除了原本驳杂的历史背景,当主人公在极度孤寂中获得了异常活跃的思维。绝望的幻想使主人公开始构思一个儿子,那是一个剥离了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服膺于自然状态的果实,而且在后来变成了现实——他后来真的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后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作者希望通过动用经济力量、权力资源,以无土栽培的方式,养育一个异己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将来会与自己为敌的人。问题在于,当作品花了一些篇幅塑造这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儿子时,该小说人物还是被屏蔽了——这个儿子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带来任何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他坐在电脑前,把自己关在了移民社区的一套住宅内,他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是一个在中国式望子成龙的父亲眼里晃动的符号,最终,他像一个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如此,作品同样未能触及中国故事的根本:个人的崩溃、修复与重建,以及社会的失败——更大的失败。文学或电影中“病人”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身体方面,而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中那个尽职尽责的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爹、寄望于纯美式教育奇效的爹,他所奉献和承担的一切,到头来看上去依旧很“中国”。结果,作品中最初萌芽的自由意识演变成了无尽的虚无之感。如此“世纪病人”,如此“中国病人”,都很难与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建立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也是探测失败程度的书。上述全部关于“未竟之事”的文学追究,似乎可以因“自传体”这个缘故而获得谅解。至少,诗人出于诚实的本性,没有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中添加什么别的东西。

传播新诗从中小学生学习入手

本报讯 8月30日,叶延滨、杨志学主编的《中学生朗诵诗100首》《小学生朗诵诗100首》新书出版座谈会暨作品朗诵会在京举行。金波、浩舸、陆健、曹宇翔、宁静、董宏君等作家、诗人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参加活动。

两本朗诵诗选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了配合全国中小学校全面实施综合素质教育而策划出版的,旨在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情怀、良好的审美趣味,发掘、拓展其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收入的作品均为中国新诗,体现了出版者积极传播新诗优秀作品的态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以其鲜明的节奏、动听的韵律传达着丰富的情感。尽管我们现在对于朗诵诗的理解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但对于少年儿童,诗歌的声韵节奏之美,依然是诗歌教育的重要因素。诗歌朗诵可以丰富中小学生的课外生活,成为他们的“表演选项”之一;还可以为中小学推广普通话助力——朗诵的基本要求,就是使用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之所以分别编为“中学生”、“小学生”两个读本,主要是基于年龄和接受能力方面的考虑。

曹仙、冯福生、安丽敏等朗诵家及首都中学生代表朗诵了两本诗集中的优秀作品,其声情并茂的演绎让在场观众再次感受到新诗篇穿越时空的魅力。

中国诗人互助联盟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8月30日,由杨林、海啸、陈美明、艾若、袁剑虹、易清华等诗人发起的“中国诗人互助联盟”在湖南长沙启动。《诗刊》副主编李少君、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王跃文,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诗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诗人杨林阐释了“中国诗人互助联盟”的缘起与计划。他说,当前诗人的生存环境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坚守自己内心纯朴的诗歌梦想,同时也需要直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出“诗人互助”,就是要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对

需要帮助的诗人开展一系列的帮扶行动。“中国诗人互助联盟”除了对困难诗人进行经济上的直接援助,还将建立“诗歌超市”,将诗人书籍、诗人手稿、诗人藏品等通过网店和实体店义卖。另外,通过“诗歌助梦”计划,解决贫困诗人出书难的问题,或帮助诗人召开发布会、研讨会等。

对于“中国诗人互助联盟”的成立,王跃文称此举是“用诗的火光照亮世界”,而李少君认为:“诗本身是一种大善,诗人互助也是一种大善,善上加善,互相加持,温暖抚慰这个世界”。

董凤树学生书画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书法家董凤树“翰墨情”文化传承年学生书画展8月30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董凤树自幼受父亲书法熏陶,揣摩古人书法之精神、气,后又师从书法家王遐举。作为王老的入室弟子,董凤树深得先生真传。2009年8月,他与张海、欧阳中石共同被推举为首批中国书法大家。他研习书法逾半个世纪,形成了独特的董体隶书,其书法作品传承和体现了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的精髓,其字力透纸背、大气庄重,又不失灵

动,能较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据悉,他的手书《心经》被国内众多佛教名寺收藏。本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义卖,其11位弟子创作的22幅书画作品义卖后的部分所得,现场捐赠给河北省第三十八中学。近年来,董凤树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书法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上,他说,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是当代书法家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书法家最大的成功。

■关注

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与之相伴而生的网络文学,同样是文学的一次革命。这首先意味着文学门槛的“消失”,意味着文学精英权力的“消失”、社会管理的“消失”、文学精英引导与规范的“消失”、评选机制的“消失”,使得文学一路狂奔,走向了大众的狂欢。

在网络时代,全民写作变成了现实,文学精英写作的局面被打破了。面对这个文学的海洋,我们试图依赖批评家推选出来代表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非常困难,而网络依靠点击率挑选出来的作品也绝非最优秀的作品。精英的失败,是个人面对海量作品的无从挑选,也存在一种固定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与鲜活、变动不居的文学现场不相符合的内在矛盾。而草根们以点击率来投票,也非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文学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与创造,对文学价值的判断绝非一场群众运动可以实施。新的文学淘汰与选拔机制目前还看不到端倪,还远没有到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优秀作品淘汰的失效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将决定文学作品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还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文学史是否因此而消失,还是酝酿着新的更大的可能。

其次,文学创作的方式不再是个体独立的写作。线上即时性的特点,使得写作者与读者走到了一起,构成了文学的共生关系,读者一方面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中来,另一方面,写作者实现了紧贴读者内心渴望的可能,人民性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作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喜爱的东西。人民性意味着普及、通俗,甚至是低俗,文明社会从来离不开精英的引导,离不开教育,顺从普罗大众的追求只是市场的追求,而不是文学的追求。网络文学的面貌证明了这一点。它勾画出的现实图景,恰恰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失去精英与精英文化。草根的胜利对文化而言并非好事。文化需要做的恰恰是确立权威,传统的权威、经典的权威、标准与标杆的权威,文学史就是一种权威的确立,失去权威我们将毫无建树。

资本的介入,全版权运营,让一场自发的文学创作活动披上了商业的色彩,文学成了消费品,它最大的追求不再是文学,而是点击率。从网络延伸向传统出版、影视、游戏、动漫,它正在改变文化的格局与当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它最大的特点便是人们需要什么就喂给他们什么。很多文化产品不只是脱离艺术的规律,也突破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十多年来,网络文学从“文青”时代,“形神”时代到“小白文”的商业时代,由最初怀有文学理想的一代到现在的“小白文”的叙述模式、娱乐化的价值取向、“浅薄”的读者需求,商业化大潮已经把阅读群体“低幼化”、“低知化”甚至“无知化”了。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一方面无所禁忌,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从古典仙侠封神体系的新设定,到中国神话世界的再创造,都是一种想象力的建构;从青春文学、奇幻玄幻、盗墓、穿越、言情、悬疑发展出类型文学,是通俗文学的一次大发展。另一方面,代际交替,从“70后”、“80后”、“90后”的青春话语权之争,网络文学从当初“70后”的“文青作品”发展到“90后”的“没有文学,只有文本”,游戏的精神,反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如果不能扎根深厚的文学传统,终因底气不足而无法走远。

因此,许多有文学理想的网络文学作家开始把眼光转向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作家也开始重视网络作为新传媒的巨大作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开始走近,这也许是一条必然之路。网络催生文学的新变,但网络只是技术,是媒介,它不是文学。也许,网络文学不过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现象,数十年后,将不会有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分,那将是一个融合后的新的文学时代。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系列图书
新加坡中文版版权落定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日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图书新加坡中文版授权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图书近日由接力出版社出版,在市场上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该系列图书收录了汉字听写教育类电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官方题库中的600个词语,以趣味解说的方式,带领读者了解每一个汉字背后的丰富内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看好这套图

曹桂林《纽约人在北京》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行超) 日前,“纽约-北京”双城记——《北京人在纽约》《纽约人在北京》出版沙龙暨签约仪式在京举行。睽违20年,《北京人在纽约》原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同期出版的还有原作者曹桂林续写的王超明“回归篇”《纽约人在北京》。作者曹桂林,导演、编剧郑晓龙,演员王姬与读者分享了从北京到纽约再回北京的故事。

《北京人在纽约》是曹桂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小说,首次出版于1994年,并由郑晓龙、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纽约人在北京》是曹桂

林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沉淀了他30年旅美生涯的感悟和对中美关系的思考。虽是续集,但《纽约人在北京》关注的是中国近几年的另一股风潮——回潮。小说呈现了美国华人中精英阶层的生活与心理,从他们在美国的得失到回国念头的萌生,曹桂林都予以了真实还原。除了延续《北京人在纽约》的情节,继续主人公王超明的人生,小说还穿插讲述了他两位“发小”的人生境遇,提供了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的鲜活样本,生动阐释了当下“海归”大军涌入中国这一现象的过程与因果。

在签约仪式上,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图书的推出,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品味汉字之妙,乐享汉字之趣。随着这套图书新加坡中文版权的落定,将在更大范围助力汉字文化的传播,让更多国际友人感受到汉字的美。

网络文学的新发展与可能

□熊育群